

书评|资讯

◀ (上接5版)

相比之下,中原健二的操作有些粗糙简单,他主要是通过最简单的全文检索方式统计语词意义的分布及变化,与青山宏、宇野直人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手段相若。不过青山宏生于1931年,宇野直人则是1954年生人,出生在1950年的中原健二与他们同属一个研究世代,这种简单数据搜索是他们在当时共同构建起的研究模式,实际上是开风气之先。不过相较于他们,葆荪佳昭的研究其实并未有太多进步,毕竟文学作品是综合语词、句式、章法等多元手段的语言艺术,故而只关注最小的承载意义的单位语词,容易流入琐屑碎片之失,思维深度也就相应地停留在浅显层面。

相较之下,中原健二在修辞方面的讨论要精彩许多。《宋词与语言》收录了《温庭筠词的修辞》一文,或许是因为中文版已被收入《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所以不见于《词及其周边》。这篇论文借助修辞学的知识与理论,着重分析了温庭筠词中的提喻修辞及其功用。提喻(synecdoche)意指用局部代表整体或用整体代表局部的修辞手段,传统词学早已注意到该修辞现象,通常用指代、代称等言之。就温词而言,充斥其间的大量服饰、器物、花草便是女性及情爱的指代,中原健二讨论的就是这些指代物。乍看之下,似乎并不显得有多么高明,甚至有些陈旧,毕竟传统笺释学早已做过细致的名物注解,中原健二于此完全没有推进。然而正因为中原健二并不精于此道,从而他在运用提喻概念时,没有来自传统指代的先入之见,从而关注重心完全落在修辞效果之上。这是传统笺释学在面对借代物时常常会淡忘的内容,每当一个复杂难解的物象终被落实于具体之物后,研究与讨论也就结束了。然而文学研究的旨趣并非到此为止,还需要阐释文本表情达意的效果及其原因,以及揭示作家完成情意传递的具体操作方式。越是幽微隐晦的作品,越是需要如此。这便是中原健二的温词提喻研究最重要的启示价值。比如温词名句“藕丝秋色浅”,传统笺释家针对“藕丝”与“秋色”的注解极多,试图从藕丝之细与秋色之白中寻找究竟指的是什么锦缎织就的怎样服饰。中原健二对此只是笼统地说:“藕丝是女性衣裳的提喻,而并不是直接意味着衣裳的实际材料的词语。它有‘藕丝般轻细的纤维’的意思,故同时也是隐喻。”他重点关注的是藕丝能够唤起对于女性形象的联想,于是他会格外重视藕丝与秋色浅的多重提喻连并交织

现象,会强调藕丝与偶思的谐音关联,会指出在此修辞手段的处理下,藕丝所指向的具体衣裳形象就已经几乎难以唤起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第129页)中原健二的论述给予了一种得鱼忘筌的提示,即华丽的指代物象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在明晰其具体所指之后,需要将他隐去或忘却,才能看到文学妙趣所在。

很容易发现,中原健二主要借助的是结构主义的手段。这倒并非日本学者所长,毕竟语言学理论以及由之而生的文学批评流派诞生于欧美,因此相关研究方法与案例还需要在那里寻找。孙康宜与林顺夫的两部旧作,就已经初步展示了陈世骧、高友工的诗歌结构主义批评。其后的论著还不断呼应着语言学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将诸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诸多理论引入研究。相关成果的介绍以及得失评论,可以参考马里扬《潜能转化如何可能——北美中国词学研究现状局外观》一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近出版的宇文所安《惟歌一首: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是专注于宋词的著作,其他的论著多聚焦于更宏大的议题,词只是其间一瓢而已。如田安利用《花间集》考察晚唐五代的宫廷文化及诗学实践;艾朗诺关注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分析其与儒家教化思想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应而生的士大夫焦虑心态与选择。宇文所安也本是中国中古文学的研究大家,在六朝诗与唐诗领域成就斐然,这本新书实际上是他五十年学术生涯里第一部词学著作。可见来自周边的影响与互动在欧美学界同样习见。

本色歌词中的艳情与代言

实际上,充分关注词之周边并反哺宋词研究,在日本学界也只是20世纪中叶以来甫才兴起,而非日本词学传统之本来面目。否则在士大夫文学的关怀下,日本的宋词研究是不会出现苏辛词方面之缺失的。相比之下,那些艳情色彩浓烈的世俗歌词,反倒更受日本传统宋词研究的关注。《词及其周边》就收录了首发于1975年的《柳永的词——关于其艳词的考察》,足以想见日本宋词研究的传统兴趣点。

这篇探究艳词的文章尽管稍显浅近,但却切实地反映了与中国词学的差异。由于没有浙西、常州词派的学缘,日本学者并不追求醇雅清空的词学意趣,可以毫无顾忌地直面艳俗,他们似乎对香艳场景、俚词俗

语以及世俗民众的生活、心态要更为热衷,从而也就更能深入文本的内部。他们也不会认为艳词中存在什么比兴寄托,于是也就不会考订索引词中女性的确切身份以及词中情事的具体所指,从而对词人生平经历与词中所述的关系有着相对合理的阐释。中原健二在讨论柳永《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一词时便说到:“总的来说,柳永是一位擅长恋爱心理描写的词人。这些文学表现被认为是对他过去生活体验的最好证实。尤其是在考虑到柳永的经历时,不难想象这一作品及《定风波》中的表现不是来自单纯的妄想,而是他自身体验的忠实反映。”(第51页)可见他并不认为词中所写是一场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词人只是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参与进了故事构建而已。这样的思路其实更为贴合词体代言的文体性质,毕竟作为流行歌曲,词作是要付与歌女演唱的,于是所言之情更多是人类共通的类型化情绪,当然与词人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

词中人为男性的典雅本色之词,中原健二同样如是观。首章《宋词略说》便这样讨论周邦彦名作《兰陵王》(柳阴直):“那么,作者周邦彦的个人体验和此作品没有任何的关联吗?恐怕并非是这样。与此作品相对应的作者的具体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极有可能存在的。然而,本作品对此没有任何触及。就算是存在着具体的个别体验,亦是经过了周邦彦的解体、一般化、抽象化之后才被重新构筑在作品中的。”(第7页)中原健二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歌词文本的构建模式,即作者的个人情感经历被作者自己拆解成碎片,其后又通过不同的文学手段,于词作的文本空间中重新组合,最终又经由文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新故事。也就是说,歌词与作者的生平并不紧密粘连,词中的情意是一种开放式表达,作者的个人经验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范围或方向,至于具体如何,应有无限的阐释可能。于是乎,将一阙吟咏男女情爱的歌词限定在某一具体切实的闺闱秘事上,对于词情词意的体认、词法的揭示,会起到较大的壅塞遮蔽的负面影响。若非有明确的本事记载或文本符号提示,还是不要擅作幽微情事之猜测的好。

小词之难:专业与周边的矛盾

除了上文所述,《词及其周边》还有其他可供词学研究者参考借鉴之处。例如第三章“关于陈宓的词”,便是利用日藏汉籍

文献所作的文献补遗与阐释,提示着目前非常热门的域外文献研究同样可以为宋词研究带来助力。不过这一章有不少平淡之憾,这也可能会是《词及其周边》带给读者的总体印象。其实不仅本书如此,海外唐宋词研究在提供丰富多元观念、方法的同时,多令人如此地意犹未尽,有时甚至还有些隔。与之相似,许多新方法已经在国内开展,比如域外文献与唐宋词研究、数字人文与唐宋词研究等课题。然而这些结合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同样使人多感平淡,远不及诗文、史学与之结合后的精彩。究其本源,还是词别是一家的专业性质导致的结果。无论研究者怎样借助新颖开阔的周边,都必须先行具备音乐声律、词籍文献、词调声情、句法章法、考订笺释等传统词学基础。然而上述各项都自成体系,不仅细密艰深,还不适用于其他文体。学者需历时甚久方可粗通其道,却会越来越难以与治周边之学的学者交流互动;欲借他山之石扩展自我研究,又会发现必须坚守别是一家的传统,否则便容易邯郸学步,画虎类犬。

这种矛盾在词体创作领域早已被李清照提起,所谓“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便是这种专业与周边的矛盾。盖词欲上佳,便必须融汇士大夫才学,也就需要诗等词之周边的助力。但却又不能因为倚赖周边,就放弃我之独立个性。察觉此番矛盾的李清照并未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是在歌词虽小实难的观念下将晚唐至北宋的重要词家之失一一批评过来,遭致后人“持论甚高”“妄评自重”的指摘。然而在今日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与之相似的矛盾,更新生了前此未有的困境。这或许意味着,今人还是需要有如易安那般的智慧与勇气。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18世纪后期,浪漫主义在欧洲蔓延。与新古典主义清醒、理性的艺术风格相比,浪漫主义开辟了超越纯粹理性的经验领域。对感官体验的重视和对具体事物的迷恋是这一时期艺术的核心要素,所追求的艺术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即对过度理性的日常生活的一种“解毒”。

诗人拜伦曾说,瑞士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区”。在整个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该国成为欧洲各地诗人和画家的朝圣之地。他们试图亲身体验原始自然风光之美,及其所激发的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尤其是瑞士画家,他们发现了本土风景的视觉艺术潜能,将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和永恒的冰川、湖泊频繁转移到画布上。

几乎涵盖了瑞士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作品的画展“狂野之心(Wild at Heart)”,正在瑞士苏黎世美术馆举行(2020.11.13—2021.02.14)。

对瑞士浪漫主义艺术的欣赏应当被放诸整个欧洲艺术史的浪漫主义大范畴中。本次展览的150件作品涵盖了从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到亚历山德拉·卡拉梅(Alexandre Calame)以及早期的阿诺德·伯克林(Arnold Böcklin)等重要艺术家,纵深呈现了从旷野雪峰野性的自然风光,到瑞士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某些时刻和事件。作品集中表达了艺术家对于独特的冰川风景和自然山脉亘古的兴趣和永恒的敬畏,也揭示了瑞士艺术在欧洲浪漫主义到来时的反应,以及对欧洲山水画发展的影响和贡献。

(编译/黎文)

『世界上最浪漫的地区』对欧洲艺术的影响

“狂野之心”展之《日出艾格峰》(亚历山德拉·卡拉梅,1844)

